

朝花夕拾

我还记住了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形象,此时此刻,只要闭上眼睛,他就在那儿侃侃而谈古典音乐,语调那么入耳、动作那么洒脱,弹起琴来是那么优雅,指挥起乐队来又在善解人意里暗藏着果断和果敢。

布莱德利·库珀能还原那位指挥家吗?

■ 吴玫

由布莱德利·库珀自导自演的电影《音乐大师》,正在热火朝天地拍摄着。

得知这部由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等电影界大腕担任制片的《音乐大师》,其主角居然是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布莱德利·库珀主演的电影,我看过几部,像《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美国骗局》和《银河护卫队》等,所以记住了这位长相俊朗、身材挺拔的电影明星的模样。但我更熟悉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

很多年前,我的同学池先生为了帮助我爱上马勒的音乐,刻录了一张马勒第九交响乐的唱片给我。正是南方的梅雨季节,拿到唱片的那一天,窗外的雨下得一阵稀疏一阵急的,让人出门不得。我索性拆了快递将唱片塞进音响,仰卧在草席上听听马勒是否如池先生描述得那么好。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有着超长的第一乐章,且不走寻常路,速度不快,而是“悠闲的行板”。那忧伤的第一主题在显示屏里一唱三叹时,我就已经爱上了马勒。就在乐曲进入到发展部时,一记刺耳的刚蹭椅子腿的声音冲进音响,仰卧在草席上听听马勒是否如池先生描述得那么好。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有着超长的第一乐章,且不走寻常路,速度不快,而是“悠闲的行板”。那忧伤的第一主题在显示屏里一唱三叹时,我就已经爱上了马勒。就在乐曲进入到发展部时,一记刺耳的刚蹭椅子腿的声音冲进音响,仰卧在草席上听听马勒是否如池先生描述得那么好。

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有着超长的第一乐章,且不走寻常路,速度不快,而是“悠闲的行板”。那忧伤的第一主题在显示屏里一唱三叹时,我就已经爱上了马勒。就在乐曲进入到发展部时,一记刺耳的刚蹭椅子腿的声音冲进音响,仰卧在草席上听听马勒是否如池先生描述得那么好。

众所周知,直到他的学生、德裔美国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在他死后大力推广他的作品。打那以后,马勒作品唱片的版本日渐丰富,试问,哪一位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没有领衔过一支世界著名乐团演奏过一首马勒的交响乐?布鲁诺·瓦尔特、库贝利克、巴比罗利、海丁克、苏尔堤、阿巴多……既然如此,池先生为什么要选择一张有瑕疵的现场录音刻录给我?答案都在一部片名为《打鼓的小男孩》的纪录片里。

这部纪录片有一个副标题,伯恩斯坦讲述古斯塔夫·马勒。在片中出境的伯恩斯坦,已发如雪,间或出现的他迈向指挥台的镜头,有时候脚步显得有些迟缓,但是,只要说起马勒和马勒的音乐,或者在钢琴上弹奏起马勒的作品,伦纳德·伯恩斯坦总是激情澎湃,而当他在指挥台上站定后挥舞起指挥棒带领乐队开始一程马勒之旅时,哪怕时长超过一小时的马勒第九交响曲,也看不到他的倦容,对马勒他有多热爱呀!

如此之爱驱使下作品的完成度能完美吗?于是,我就收藏了一套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维也纳爱乐、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等世界顶级乐团录制的马勒交响乐全集。

听伯恩斯坦指挥的马勒时间久了,爱屋及乌地关注起他的音乐生涯来,发现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指挥家,还是一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作为音乐教育家,伯恩斯坦除了教出了像小泽征尔这样著名的学生外,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公众普及音乐知识。从1959年开始,伦纳德·伯恩斯坦

开始担任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在之后的11年里,他给乐团带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还带领乐团为电视台录制了一档名为《年轻人的音乐会》的电视节目,此档节目,至今都是不可替代的为青少年讲解古典音乐的上佳教育片。

其实,《年轻人的音乐会》是纽约爱乐推出的全球最悠久的家庭音乐会系列节目,始于1924年。只是,伯恩斯坦担任该团音乐总监之后,他以他出色的演讲能力将这档节目做成了爆款。到1972年伯恩斯坦卸任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11年里他一共主讲和指挥了53场该系列的演出,全部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了电视转播,并在超过四十个国家播放,堪称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讲座式音乐会。到目前为止,我欣赏过这一系列中包括《巴赫的音乐》《音乐如何成为交响乐》《奏鸣曲式》在内的几档节目,那时,伯恩斯坦还很年轻,但他对自己专攻的术业的熟练程度,已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了。除了《巴赫的音乐》那一集里他有时需要偏过头去瞟一眼钢琴盖上的讲稿,到了《奏鸣曲式》这一集时,全程面对镜头时的沉着,让我们相信,古典音乐已经融入了伯恩斯坦的身心,化作了他的灵与肉,不然,他何以能做到脱口而出便是“巴赫,让作曲家颤抖,让演奏家拜倒,是音乐爱好者的福祉”这样的金句?不然,他怎么能够将巴赫与巴赫以后古典音乐的分野讲得如此清晰明辨?不然,他怎么能将《奏鸣曲式》如此专业的知识普及得这么浅显易懂?什么呈示部、发展部、再现部,什么平衡和对比,什么主题和副音,什么对位旋

律和和弦,在他发自内心的循循善诱下,全都不再是难题。

那些欣赏过《年轻人的音乐会》或者《打鼓的小男孩》的乐迷们,除了将伯恩斯坦的讲解悉数收入记忆里外,你还记住了什么?我还记住了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形象,此时此刻,只要闭上眼睛,他就在那儿侃侃而谈古典音乐,语调那么入耳、动作那么洒脱,弹起琴来是那么优雅,指挥起乐队来又在善解人意里暗藏着果断和果敢。这样的指挥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所获得的赞誉已然满格,谁能想到,他的才华还不限于此,当他自弹自唱白头土的一首名曲来解释《奏鸣曲式》中平衡和对比的关系时,歌喉竟然那么动听!不要说现场的大人和孩子要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像我这样在伦纳德·伯恩斯坦去世30余年后隔着屏幕面对他留在人间的声音含笑,都要忘乎所以得击节称好了。

不同于大多数指挥家总是将背影留给音乐爱好者,因为那些传播古典音乐的课程,伯恩斯坦已经将自己的音乐人生影视化了,更何况,他是世界公认的音乐界里从青年帅气到老的翩翩佳公子,所以,布莱德利·库珀再现的伯恩斯坦,还原度到底能有多少?把他们的照片放在一起,外表的差异是那么明显。

然而,布莱德利·库珀是一位深爱古典音乐的电影明星。就目前流出的剧照看,一头银发、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再戴一副银色镜框的眼镜,坐在栗色桌子旁的布莱德利·库珀,还真有几分神似伦纳德·伯恩斯坦。

素色清歌

徜徉于植物王国和天堂的海南,游人在猜谜一样辨识新结识的树种的同时,也是在辨识身边的人,还是在辨识自己。树会语于人,但人做不了树的知音,它就白说了。

■ 文文

谜样的海南,是植物王国和天堂,让众多的亲近者探究其中,也迷失其中。

譬如,换纯正北方口音者问当地土著,怎么有的椰子树结果,有的却不结果呢?土著会用“海普”反问,哪里有不结果的椰鸡(子)树啦?怕是你认错树了吧!顺着手指方向看去,一眼发现问题,呵呵一笑:可不就是认错了嘛,那是槟榔和大王棕,你张冠李戴啦!

跨越琼州海峡的游客,在排队恭候般的万千树种中,对椰子树是情有独钟的。这种高高挺拔的树,头顶的秀发不是太浓密,却极有韵致,那数得清的几支树叶,像大风车的叶片,迎风高扬。而且,颈脖挂项链处,会自生一大串椰子果,有碧绿的,有红褐的,还有金黄的,这分别就是绿椰、红椰和金椰。椰子树非常具备观赏价值。遥望过去,她似乎在向你依依招手;走近仰望,她在碧蓝的天空下,大方而温情地撑开一把亭亭绿伞。尤其难得的是,她反北方话中讽刺徒有其表者为“中看不中吃”之意,身兼既中看也中吃的二职。这椰子可是海南最广泛又高档的天然饮品,甜而不腻,清凉解暑,醇香满口。

椰子肉及汁炖文昌鸡,那就是真正的椰鸡(子)鸡啦,名满天下的椰子鸡!可以说,椰子是人见人爱的南国水果。爱屋及乌,自然是更爱这种养眼、美舌并健体的椰子啦!正是因为对椰子的喜爱,许多人看到类似的树种,却不见颈项中的水果,顿感失落,联想到了类似良莠不齐的成语。殊不知人家根本就不是椰子,人家乃槟榔树和大王棕树。

槟榔树其实也是结果的,所结的果,就叫槟榔,一种状如橄榄但比橄榄大一倍的水果。歌中唱“高高的树上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尝……”看看,爬上树就迫不及待地摘下先尝起来,也顾不得下面观望者了,足见其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到过靠近三亚的槟榔谷旅游景区,听黎族导游细细介绍黎族与槟榔的风俗。他们会从人的体型上说起,说当地人都瘦瘦的,什么原因?当地人要爬树啊!爬槟榔树啊!那大腹便便者,哪里爬上树?黎族的小伙就不同了,三把两把就蹿上了树顶。小伙这一手功夫是有其明确功利性的,在黎族的婚嫁定亲中,小伙能否快速爬树,往往还是女方愿否将女儿嫁出的硬标准。想想也合乎情理,爬树高手肯定是勤快惯了,日后会让自己的家庭经济风水起;同时,有这等身手,健康程度一目了然。

我还见过他们的表演,在高而纤细的槟榔树上,他们从一棵树攀援到另一棵树,根本无须下到地上再从根部爬起,而是直接在树上借助身体的倚倚和树干的弹性倾斜,从一棵树过渡到另一棵树,猴猴一般敏捷,激起树下仰观者阵阵惊叹。

至于槟榔果的味道,我也是亲口尝过的。仿效他们,摊头上听任摊主用小刀切开四分之一,用了一种叶子和一种贝壳类粉糊包裹起来,形同吃生菜包裹了食品同嚼。偷瞄人家都是嚼了一阵吐出红色液体,之后就嚼得津津有味了;我却是刚嚼了几口,受不了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道,而且迅速头晕,有醉酒的感觉,惊恐地连忙悉数吐出,消受不了,不再敢碰。

槟榔是四大南药之首,其药用价值是肯定的,许多医药典籍也都有记载。甚至还上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何似黄金盘,一斛荐槟榔”,黄金做的盘中盛装此物,那就是宝马配金鞍,自然不同凡响。海南的槟榔树极多是事实,海南人爱嚼槟榔也是事实,似乎他们与外地到访的游客大不同,他们对槟榔的喜爱程度还远在椰子之上。

大王棕树倒是真的不结果,导游对游客说:在导游的眼里,大王棕似乎颇为不堪,不但不结果,而且,树身材质不可以做任何家具,更别说做房梁做车轴,连劈成片,做成劈柴,那也是烧不出火来的,只能烧得直冒烟。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有游客说,这个特别像导弹的树,漂亮是真的漂亮,只是个绣花枕头啊。导游答复,没错,就是个花瓶,摆样子的花瓶!

我仰望这直指苍穹的大王棕树,听着身边的调侃戏谑,心中一阵阵为这种高大伟岸的树种鸣不平。脱口而出的就是一句:威力爆棚的导弹,对待身边的敌人不是也不如一杆普通步枪或红缨枪吗?但你岂可随意轻慢它?立刻翻手机查阅,得知这种又名棕榈树和文笔树的树,是一种“彰显热带壮丽风光的典型树种”。它其实也结果的,只是果实体积小量少,产量不及椰子树的十分之一。而且,这种含油的果实人不能吃,只能做猪饲料。

但我赞赏大王棕树,它是大型广场上最威武庄严的植物,太美了。它是仪仗队般的存在,是别的任何树种所无法替代的。如果种上能结果的椰子树或者槟榔树,当然也不乏南国风光和情调,而那种挺拔伟岸气势的营造能力,远远不及大王棕。二者不是一回事。“用人之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用人所长,必容人所短。”对待人是这样,对待植物也同样应该如此啊。

徜徉于植物王国和天堂的海南,游人在猜谜一样辨识新结识的树种的同时,也是在辨识身边的人,还是在辨识自己。树会语于人,但人做不了树的知音,它就白说了。

椰子、槟榔和大王棕

诗情话意

■ 张九曼

什么样的人会在22岁怀念18岁的安和桥
在10岁张望80岁的窗
在20岁等着19岁的风来?
关于那天
关于嫩芽中的干枯绒羽
以及清冽的日光和珍妮
还有护城河底花瓣打碎的戴西。
一捻一捻的锐气
一捧一捧的那金香和鼠尾草
一面一面的雪滴莲的盲勇
一次一次错过头韵
一搭一搭追着尾韵。
珍妮,珍妮
明年的风信子送的不是今年的信
明年的迷迭香冲刷今日的记
今日我们又为了什么而存在?
你知道吗,珍妮
我不敢回头倒数。

有什么是比循环更扭曲的咒语?
有什么是比明年的新芽更无情的替代?
在今日睡去,又在昨日复活
听听草甸不谱世事的静默合唱
纪念湖面每一片磷光上的我们。



湖水

徐建军摄

心灵舒坊

又闻,槐花的香气

“当风舞槐花之时,似漫天飞雪,美了这世间。”

■ 崔枫

以往的春夏时节,总是想着走得远些,却忽略了京城槐园的美景。

前些日子,一家人去了位于朝阳区平房乡的一座郊野公园。刚入园,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阵阵香气,甜丝丝的,一股熟悉的味道沁人心脾!原来,满公园的槐树开花了!多的几十株茂密一片,少的两三株散生,满树的槐花一簇簇、一串串,如银铃般在风中摇曳,不禁想起郁达夫盛赞的,槐花开放的时节是京城“最有味儿”的:“当风舞槐花之时,似漫天飞雪,美了这世间。”所谓触景生情,心中油然泛起回忆的涟漪。

我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爷爷唯一的孙子,我和爷爷的感情很深,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爷爷家住的。看书、听故事,也多半是在爷爷家庭院的那棵老槐树下。看到我的儿子第一次见到槐花的兴奋和喜悦,不禁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和爷爷在老槐树下画画、读诗、下棋、弹琴的场景,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每年冬去春来,槐花刚刚发出新芽,我就眼巴巴地盼着槐花快快长大,好让爷爷给我制作各种各样的槐花食品。等到花蕾

绽放开一多半时,等不及的就央求爷爷拿上簸箕、筛子,摘槐花。采摘槐花的方式多种多样,我负责搞定较低的树枝,一般这些花朵伸手可及,在摘取时不易将整朵花弄碎。那些高大的树枝,爷爷就用长竹竿,一端绑一个铁丝钩子去钩。每次看准一根花朵集中的树枝,爷爷钩紧、拉实,轻轻一拧,整束的槐花便在我的欢呼声中落下。刚落下的槐花如玉洁、如绸美、如丝滑,抓一把直接塞进嘴里,一片甜丝丝、清幽幽的感觉叫人舌绽春蕾、食欲大增。只不过在采摘时要特别小心,因为树枝上长满了许多坚硬的小刺儿,一不留意就会划破手指。

槐花可以做许多食品,槐花饼、槐花窝头、槐花包子,或者用面粉拌和清蒸,味道也很不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爷爷蒸的槐花。记得,爷爷总会细心地用水把槐花洗净、控干,撒上豆面或者玉米面拌匀,然后铺在笼屉上,上面盖一层纱布,用旺火蒸。趁这工夫,我抓紧剥几头大蒜、捣碎,爷爷放点盐和香油调汁。待槐花蒸熟后,盛到碗里浇上蒜汁搅拌均匀,撒点芝麻、醋和白糖,再滴上几滴辣椒油,一道精美的野味便大功告成。蒸槐花既可做菜又

可作为主食食用,令我垂涎欲滴,爷爷也会笑着看我吃个痛快!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槐花是一种朴素的养料,一种温暖的给予,也是一种让我们的身心得以成长的食物。槐花不仅美丽了绚丽的春天,也以朴实无私的品德滋养了我的童年。这是那段岁月留在我生命里最深的记忆。因为,它不仅是一道美味,更饱含着爷爷对我深深的爱……

或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不知道从何时起,已无暇留意四季转换里,这些树木、花卉的变化了。若不是偶然走进这座郊野公园,再一次认真端详槐树,或许就不会有这些许感慨。

今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北京也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但是,这十年却是爷爷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十年,也是他记忆力逐渐衰退的十年。其实回想一路走来,之所以自己从事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的影响,从小和爷爷学习国画、素描,到后来的书法、琵琶,包括自己小学的每篇日记,爷爷都会给我修改和批阅,所以我对文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敏感,这都要感恩爷爷——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当然,爷爷也是我的第一位人生导师。

弹指一挥间,初中毕业就阔别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至今已17载。因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不仅与爱人、孩子聚少离多,和爷爷、父母更是难得一见。

不久前,我和父亲、姑姑视频连线的时候,姑姑告诉我:“你爷爷昏迷住院前有段时间,突然变得很清醒。有一次,我问他你爷爷,门厅悬挂的这两幅书法写的是什么?你爷爷当时回答得很利索‘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我一看你爷爷没有忘记,接着问他这幅字的含义。他不紧不慢地说就是要‘心怀感恩,知足常乐!’”我听后顿时泪流满面……

记得每年春节,爷爷都会更换一幅新的书法作品,“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那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幅字,悬挂近十年了,再没人去换过。仔细品味,知足常惬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人无贪欲,是一种品德修行,更是一种境界高度。一个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不快乐的,更不会有精彩纷呈的人生。

槐花含蓄浅笑开,十里春风一夜来。家乡的老槐树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见证了爷爷对我的言传身教。他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